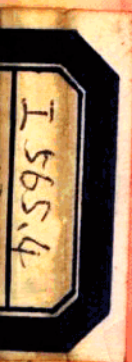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沉船

旅途快乐丛书

博斯普鲁斯 海峡的沉船



社

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 一 章

马尔科正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出神。从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饭店的第四层向下望去，景色十分壮观。海峡亚洲海岸边灯光点点，船只来往如梭：苏联的一艘大型油船、希腊的两艘生了锈的货船、巴拿马的一艘货船、南斯拉夫的一艘满载木料的大型驳船以及一些吨位较小的船只，一一驶过。

从黑海到马尔马拉海，正是这种不停息的贸易往来，说明了为什么自八世纪以来，人们要为这个长度仅 15 公里的狭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你争我夺了。

马尔科叹了口气，此时此景使他想起了多瑙河——这是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一条河。今天，他却呆在希尔顿饭店这间简陋得甚至连空调都没有的房间里。他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无可指责。四套款式一样的深灰色西服——因为马尔科讨厌换衣服——以及一小堆衬衣和内衣都已挂放好。

在 20 年的生涯中，他曾两度到过土耳其，奇特的记忆力使他能记住所有的往事。因此，希尔顿饭店现在座落的那条大街，以前沿街每栋木房子，他都能讲得一清二楚。

想起他来这里要做的工作和其他一些无意义的问题，他的情绪就变了。尽管他做为情报人员，已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是他始终未能对他参与的事件真正感兴趣。其实，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他的城堡。他离开窗户，打开手提箱取出城堡全景图摊在桌子上，他凝视着一米长的城堡全景图，那是他们兰热家族的故居，他将在那里生活并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20年来他所赚得的钱，竟都耗费在这座旧别墅的重建上。他终于修建了武器厅、客厅和西塔楼。

这一切是他尊贵的十七代封建贵族家庭留给他的。他是日耳曼圣——罗马帝国的亲王和尊贵的殿下。

开始，这一切给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尊贵的殿下”这名字太长了，干脆就缩成了“S·A·S”。现在这样称呼他的许多人，再也不明白这个缩写词的含义了。

他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实际上只为他工作的那个建筑师已明确指出，必须在入冬之前把别墅顶盖起来，费用为5万美元。正是为这他才来到土耳其的。

这所别墅一朝建成，还要恢复它本来面貌，这是件不易之事，因为兰热家族的产业，因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变更边界而遭到无辜损失。

说得明白点，别墅在奥地利领土内，而大花园却在匈牙利土地上。除了郊外小屋周围还有点土地外，沿着护城河就再也没有土地了。

想到这，马尔科全身充满着神圣的狂热。要是能再打一仗就好了，导致边界的再次变更，使他能收回祖产。其实为比这小得多的事情都曾发生过冲突，然而原子武器使任何事情都变了样。

马尔科对着镜子出神：镜中的面容使他心花怒放：一头漂亮的卷发，嘴边的两道皱纹赋予他一种傲慢的神态，尤其他的一双眼睛长得特别：犹如两个镶了黄金的黑点，又好像是一头褐毛兽的金黄色眼睛，漂亮无比。不过兽的黄色眼睛有时会变成绿色，这是不祥之兆。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人们都称他为“电脑”。凡是读过两遍的书他都能背出来，即使10年前仅见过20秒钟的某个人，他也都能认出来。

马尔科审视自己之后，感到很满意，将身子转向窗户，消遣地数起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建的清真寺来。突然，上方一声喊叫使他抬起了头。

一个灰暗的物体直朝他而来。是一个人，从还要高几层的窗户上掉了下来。这人从马尔科身边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由于恐怖，脸都变了形，他的喊声如警报器似地在空中回旋。

马尔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在此人落下的

的一刹那，马尔科认出这就是他要在第二天会晤的人——卡罗尔·沃森上尉。

第 二 章

长长的黑色体很快潜入马尔马拉海的兰色波涛中。美国孟菲斯号核潜艇的潜望镜不时留下泡沫波纹，紧接着就很快消失了。

在孟菲斯号的护航舰云雀号的舷梯上，鲍勃·赖德尔中尉把与孟菲斯号联络的无线电话接通了。听筒里立刻传来了刺耳的叫声，然后是哈维上尉在下命令：“下潜，下潜。”

赖德尔拿起话筒：

“哈维，哈维，怎么样！你听到我在说话了吗？”

马上传来了哈维强有力的声音。

“5 5。我们以最大速度、最大深度向东北全速航行，将在天黑前露出水面。每隔一刻钟，我们将同你联络一次。”

“很好。”

航行情况良好。天气好极了，没有一丝乌云。只听到波浪轻轻的拍击声。精神上轻松了些的赖德尔，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起来。其实，这次演习不会发生任何不快的事情。他身居此只小舰上，有着某种奇妙的感觉，感到处处受到美国第六舰队的保护。赖德尔下意识地

向远方地平线望去。

土耳其海岸和云雀号之间出现了一个扁平的灰色轮廓，那就是第六舰队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在这艘航空母舰周围有不少驱逐舰：供应艇和鱼雷艇，好像训练有素的警犬那样，跳着优美的芭蕾舞。

一架桔黄色直升飞机嗡嗡地飞过去了，它的任务是确保各种舰只之间的联系。

赖德尔突然感到身后有人，他转过身去。一个满头金发的军官向他微微一笑，快步走来。赖德尔问道：

“沃森，你在那儿干嘛？他们把你给忘啦！”

沃森摇晃着脑袋，笑着说：“不，不。不过有人替我去了，是个具有独特性格和有礼貌的文职人员，从华盛顿来的，他有个什么东西要在声纳上作试验。真是好极了！这可以使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晒晒太阳，今晚我就要回去了。”

卡罗尔·沃森是孟菲斯号上管声纳的军官。声纳能测试到水面上或水下的舰只的接近情况。

无线电话在噼拍作响。

“这里是哈维。”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说，“我们正以最大速度航行，已超过了 G 深度，一切正常。”

“收听良好。”

哈维大概站在大仪器盘旁的大亭子里，周围还有3个艇手，赖德尔想到。赖德尔曾想当一名副舵手，遗憾的是，他一到美国海军服役，就被派去做专门研究驱逐潜艇的工作。

“G深度是多少？”沃森问，“他为什么不明确回答？”

“那是因为有苏联人吧，你不希望我们向他们提供潜艇的这次计划吧？别忘了我们是在距塞瓦斯托波尔^①500公里的地方。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拖网鱼船上，可能有电台，等一等，我一会儿告诉你。”

他很快查看图表，说道：

“G深度就是250米。它还能深下去。”

沃森思索着。这是真的，孟菲斯号是用美国海军极其保密的材料建造的。第八艘核潜艇已投入使用，它唯一的任务是探测和驱逐敌人的潜艇。除了它的长度（83米）和它的活动半径（近10万公里）以外，几乎所有的性能都是保密的。人们只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潜艇中，就数它速度最快，沉得最深，而且发出的声响最小。它能以每分钟300米的惊人速度潜下去或者浮上来……对地中海来说，这是一条好的警犬。在被发现之前，它能用超声波声纳和放射性探测仪器，把任何一艘潜艇的方位给标出来。

①苏一地名。——译注

现在第六舰队沿着亚洲海岸向达达尼尔海峡航行，狭小的马尔马拉海已不能适应其发展变化了。

每隔一刻钟就传来平安消息。

赖德尔坐在布面沙发里打盹，因海浪冲击而摇晃着身子。忽然听到哈维的声音，这声音来自海底，非常平静。

“我们在 M 深度。我们停下来作某些检查。我们会通知您的。”

赖德尔看了一下时间：10 时 45 分。云雀号在太阳下转了个圆圈。6 艘海狼号猎潜艇贴着海浪航行，回到了企业号周围。这种在友好国家土耳其——据说它是北约组织中最美丽的国家之一——领海里进行的习以为常的演习不会激怒任何人。

又听到了哈维的声音：

“由于声纳出现了故障，我们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将向您报告以后的情况。”

沃森皱起了眉头，说道：

“那个愚蠢的文职人员，把我的声纳给毁了，这玩意儿比妙龄姑娘还娇嫩，没有了声纳，它只好在危险角落里冒险，就好像在一群匪徒中又聋又瞎地游逛……”

赖德尔说：“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苏联的潜艇，是 1956 年。

你想，他们必须从摩尔曼斯克^① 或者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来！你谈到……”

哈维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们刚刚测试到放射性物质稍有增加，我们正在检查。”

赖德尔突然折断了铅笔尖，看了看表：10时57分。两个军官对视了会。

“这不可能。”沃森说。

赖德尔摇摇头说：“苏联人也有核潜艇。据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说，他们有6艘，但据美国海军的专家说，他们有9艘。若这地方放射性物质在增加的话，这只能说明有一艘潜艇在这里活动，别无其他解释。”

“你神经啦！在这里，马尔马拉海顶端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相连，形成了一条真正的死胡同，海峡下面有防潜网和水雷，海峡上面有第六舰队。”

沃森用手臂在他周围划了个大空间。

“瞧，那是一个盆！”

“好，我会看到的。无论如何，我要向企业号报警。”

他用扬声器呼叫电台并命令电台发一份密电。

沃森注视着远方闪闪发光的大海思索着：孟菲斯号及其里面129位朋友大概就在那闪光

^①苏北一港口城市。

——译注

的地方，消息闭塞的苦恼使他透不过气来，在孟菲斯号上，只有他知道怎样排除声纳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他跳了起来，扬声器中又传来声音：

“这里是哈维，已经证实放射性物质在增加，但是，我们的声纳不能正确工作了，你能给我们换一个吗？”

沃森站了起来，从赖德尔手中夺过了话筒：

“我是沃森。对我的声纳，你们做了些什么？把文职工程师给我找来，我要向他作些说明。”

“没有用，”哈维清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已用试验器干扰过声纳，在对放射性物质探测工作结束后，我们就浮上来。”

话音刚落，一个刺耳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来：是孟菲斯号警报器发出的声音。哈维上尉让他的舰只进入战斗状态。一个危险在威胁着他们，他自己也知道，放射性物质的增加意味着什么……

赖德尔焦急地在电报纸上胡乱地画着。这时，发报员又给他送来一张黄纸电报，他把它递给了沃森。

“除了孟菲斯号潜艇外，在演习区没有任何类似的潜艇。”

“他们的探测器象声纳那样，大概失灵了，这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扬声器响起了哈维的声音：

“我们已确定了放射性物质的方位。我们正从海面上径直驶去，深度为 E，我们将恢复 L 深度。”

赖德尔从听筒里听到了好像是压载水舱的水声。孟菲斯号又浮上来了。他看了看时间，11 时 13 分。突然，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紧挨水面飞行，发出很大的声响。飞机落在了赖德尔和沃森呆着的舷梯脚头的甲板上。

一个人从飞机里走出来，并立即登了舷梯。

“这是海军上将库珀，”赖德尔喘了口气说，“上将是来了解情况的。”

这位高级军官，径直向赖德尔走去。

“你们同 593 有联系吗？”

这是孟菲斯号的代号。库珀呆在企业号上，因距离太远，收不到孟菲斯号的电报，唯一保持联络的是云雀号。

“我已联系过了。”赖德尔肯定地说，然后概述了情况。

“呼叫 593。”库珀上将命令道。

赖德尔按动了麦克风的控制钮。

“哈维，哈维，这里是云雀号，请告诉我：你的航向和方位。”

没有回答，只听到麦克风发出的轻微声。

“两分钟前，他还同我通了话。”赖德尔抱怨地说。

三个人一起凝视着哑口无言的麦克风。

上将转身对陪他来的提着一个短波器的水手说：

“立即叫 C 纵队和 D 纵队起飞，将我的护航舰驶往 593 号最后的方位。”

上将转向赖德尔说：“再呼叫一次？”

赖德尔俯下身贴着麦克风，几乎是在喊：

“哈维，告诉你的航向。”

仍旧没有回答。

库珀上将从中尉赖德尔手里夺过麦克风，额头上的血管在不停地跳着。

“我是库珀上将，”他喊道，“哈维，赶快告诉你的方位，你还驾驶着你的舰只吗？”

麦克风里只有一些轻微声音。紧接着麦克风被爆炸声所振动，这爆炸声像远处雷声那样沉闷。

赖德尔脸都发白了。

“哈维！”他喊叫着。

他的大姆指狂乱地在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上按来按去。整个云雀号上响起了喇叭声。

脸色发青的沃森重复着：“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突然，麦克风里传出不成文的、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由于磨擦声和轰隆声，有些听不清：

“这不可能……表面……被击中……右前部爆炸……我们已经超过……试验深度。”

沉默了几秒钟，三个人都清楚地听到类似内舱壁墙被击穿的沉闷声……

还听到几串不清楚的话语：“在那边，地中海……”孟菲斯号在试图口授遗嘱。

赖德尔脸色发青。他熟悉这声音，在战争中他经常听到这种声音。这就是说，孟菲斯号完了，被水的压力压碎了。而以往听到这种声音时，充满了欢乐，因为那是敌人的舰只。

但是，这一次，就意味着他的朋友们正在他身旁不远处死去，这是发生在充满和平的1969年。

“派所有备用直升飞机去那里。”上将命令道。

云雀号以全速猛扑过去。赖德尔弯下身靠近麦克风，不知疲倦地继续呼叫。站在他后面的沃森，两眼泪汪汪，目不转睛地盯着麦克风，其实他本来也应该是在水下的。

海底榴弹发射台已经安装好。

装备有空对海导弹的F86型潜艇驱逐舰纵队飞过云雀号上空。许多直升飞机在孟菲斯号可能在的方位上空围成了圆形。

“但是，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沃森抱怨说，“这不像是真的。马尔马拉海面上会有一艘苏联潜艇？”

“如果真有一艘苏联潜艇，我们要攻击它一下。”赖德尔低声地说，“即使我们将在这里呆3个月也心甘情愿。”

一系列的沉闷的爆炸声吓得这两个人跳了起来。库珀上将让人把训练弹松开，并约定了让孟菲斯号立即浮上来的信号。

赖德尔愁眉不展地耸耸肩，说：

“孟菲斯号再也不会浮上来了。”

突然，一颗红色火箭在空中爆炸，这颗火箭是从一架直升飞机上丢下来的。

两位军官急忙走到望远镜跟前，稍呆了一会儿，他们把望远镜拿下来，静静地对视着，因为在云雀号西面两海里的地方，有块巨大的油斑慢慢地浮上海面，这是不祥之兆，是被击中的孟菲斯号在流油。

沃森把两只手扶在舷墙上，默默地哭着。他再也见不到既快活又勇敢的哈维和沉默寡语的史密斯以及其他朋友了。

“我们是干什么吃的？”他大声疾呼着，“确有一艘潜艇发射了鱼雷。”

赖德尔耸了耸肩说：

“第六舰队上所有声纳都运转正常，它们可以听到鱼儿打喷嚏的声音。但是，如果有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停在某个角落里，那它就要在深水中一动不动地等着我们离开后再溜之大吉，这艘不明国籍的潜艇是够有耐心的……”

“它有可能逃跑吗？”

“在一个窄小的海里，10个中没有1个能逃走的。只要它一动，它的方位就被测出了。”

在几个小时当中，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云雀号停在油迹附近，潜水员不停地潜下去，企图发现某些残片。但是，除了厚而黑的油随波逐澜融为一体外，再也没有浮上任何东西来。远处，土耳其海岸开始慢慢消逝在青兰色的云雾中，在北面，伊斯坦布尔刚刚点起的灯光构成了明亮的光晕。

第六舰队的所有舰只，都挂起了半旗。在企业号上，库珀上将在船舱里逐页研究苏联潜艇的秘密资料。大家知道，现存的所有苏联潜艇都在马尔马拉海。

显然，有一点点可能性是因某种破坏或事故而使孟菲斯号爆炸的。如果有一艘敌潜艇在那个地方，它最终都是要动的……

上将很快浏览了一捆资料。电报开始从华盛顿纷纷打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海军情报机构的人员仅在1分钟内就获悉了这个消息。

按官方说法，孟菲斯号仅仅是没有按演习结束的时间返回。

上将按铃，一名水手走了进来。

“通知所有舰长，”他命令道，“两小时后在这里开会，用直升飞机把他们接来。”

库珀开始动手撰写一份长篇电报，发给海军参谋部。

清晨3点钟，所有的舰长都来了。上将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夜间不要松懈，1秒钟也不能松懈。如果真有一艘苏联潜艇在某个角落里，我

们应该找到它，并且摧毁它。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流浪者号驱逐舰上的声纳军官，独自在舰上熬了一夜，因为他的兄弟是孟菲斯号上的机械师。正当他喝到第六杯咖啡时，在阴极射线管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绿点。这个军官迷惑不解，他注视着这个绿点在荧光屏上闪烁不息。他拿起与舰队其他各电台相通的电台麦克风低声通报：

“一个未查明的物体正在下潜，航向北偏西。”

几乎在同一秒钟里，其他信号员也证实说：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正朝波斯普鲁斯海峡方向缓缓地潜到第六舰队的舰只下面。

上将正和衣睡着，这时有人叫醒他，报告了这个消息。

“任何舰只都不要动，注视着它的踪迹。”

上将命令道。

5分钟后，上将来到企业号监视台前。军官们焦躁不安地把监听机所指明的这艘潜艇的航线标在一张地图上。

“命令飞机起飞。”库珀上将命令道，“飞到我们上空，聚在我周围，等着命令。”

他乘电梯上了高处的主桅楼。这时，大舰只晃动得很厉害。第一架鱼雷飞机已停在甲板尽头，喷气发动机在嗡嗡作响。

夜间，天上几乎没有云，人们能模糊地辨

认出两艘驱逐舰的轮廓。在北边，伊斯坦布尔的灯光把天空照得透亮。海的另一岸，是黑海和苏联……

库珀上将一想到孟菲斯号就揪心。下水时专家们曾说孟菲斯号是“坚不可摧的”，然而为什么它被击中了呢？

一个军官来到他面前，敬礼并递过来一张纸，这是一份监听报告，库珀读着：

“那艘不明国籍的潜艇正按航向 130 向西北北方向航行，航速 30 节^① 深度为 100 米。”

地图上清楚地标明着，该潜艇从孟菲斯号沉没的附近水域出发，直朝博斯普鲁斯海峡开来。

上将用手摸了摸脑门。

“博斯普鲁斯海峡！真出鬼啦，它明明是一个死胡同，在水雷、防潜网和土耳其的声音定位仪中间，千分之一通过的可能性都没有。”

上将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难道是盟国土耳其的潜艇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他迅速回到他的办公室。

“给我用密码呼叫土耳其海军司令部，级别为紧急，答电要加密。”上将命令道，并要求问问他们是否有一艘潜艇在活动。

5 分钟以后，电台发来密电：

①节为航速单位，等于1海里/小时。

——译注